



茗香詩論

宋大樽著

## 茗香詩論序

竊嘗聞先賢遺論。謂聖人之道。一再壞於楊、墨、佛、老。而更壞於詞章。故三代聖賢。諄諄焉以明道也。漢、唐、宋諸大儒。更起而述之。以衛道也。後世君子。有反本脩古。不忘其初者。亦其所以見道也。不見道。不可以詩。苟爲詩。而非其道。則更不可以爲教。伊川夫子。稱唐賢詩。於吾道有見處。豈異人乎。嗚呼。三代之蘊。千萬古而莫能盡。其大本則以治性情。而極其用於興禮樂而已。迺周亡於無禮。秦亡於無詩。晉、宋而降。禮隱而詩靡。其亦性情不治之罪矣。斌讀先生詩論。初卒業而思曰。詩之爲教。孰從而大之。又孰從而小之。孰從而弊之。又孰從而完之。既迺三復斯編。唵然合符。灼然而有以質焉。以爲是可以反古復始者。也是不壞於詞章。可以治其性情者也。先生之功於詩。與惠於學詩者。自斌始矣。斌以末學。但能知先生爲人。不能盡知先生所作詩何如。今於詩論。亦未知視古人論詩何如。而其於道。則殆有見哉。則殆有見哉。嘉慶三年七月。德清陳斌序。

# 茗香詩論

仁和宋大樽左彙著

客問曰。曩觀王文簡所編唐賢三昧集。信而好之矣。謂三昧之旨。非抗辭幽說。閑意眇指。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者也。顧學之久。譬畫者畫於無形。絃者放於無聲。殆不可乎。答曰。誠若所訊者。豈蒙之克辨也。雖然。試言之。學三昧集見終矣。若原始抑猶未也。列子之言曰。太易者未見氣也。太初者氣之始也。太始者形之始也。太素者質之始也。始何事。厥中惟靈。厥外惟無。此吾向者未作詩之說也。終何底。進而未極。往而未至。虛而未滿。此昔王文簡既作詩之說也。始始而終終。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。客憬然曰。曩者之於詩。譬畫者絃者之靳其手也。余復開動端。萌客請綴之。以其類爰摭古言而證之。而廣之。而或反之。表左頸處險而瘦。齒居晉而黃。化以彼之形質。橘踰淮爲枳。麝食栢而香。化以彼之氣。合歡獨忿。萱草忘憂。化以彼之神。泥之在鈞。惟甄者之所爲。金之在鎔。惟冶者之所鑄。質化以我之形。螟蛉之子。螺贏祝之。曰。類我類我。久則肖之。形質化以我之氣。聲無哀樂。氣化以我之神。前之說。中人以下之終事也。後之說。中人以上之始事也。而所以始始者。不存焉。蓋其難也。

知始則知本。漱六藝之芳潤。非本也。約六經之旨。乃本也。清晝受西方之教者。亦曰。詩六經之菁英。事以末來。而情以本應。末卽本也。歐陽永叔不喜史記。蘇子美不喜杜詩。洵弗閎爲通人。若不本之六經。雖復熟精文選理。有是非頗謬者矣。雖然。揚子雲非聖哲之書不好也。何爲乎劇秦美新。蓋本之中又有本焉。

循條失枝。厥本焉窮耶。性以從欲爲歡。六經以抑引爲主。苟不便學者。則以稽中散之論進之曰難。自然好學。

詩之緣起。見於毛公說詩。及紫陽夫子詩序。知詩之何爲而作。與上之所以爲教。則知不徒在作詩。亦不可徒作詩。且盡誦詩乎。卽以辭章論。古無踰於三百者。以人論。二南親被文王之化。以成德。作雅頌者。往往聖人之徒。人之足重無踰於此者。曾經聖裁。刪本之善。無踰於此者。章句訓詁。皆大儒注釋之。精詳無踰於此者。童而習之。習熟亦無踰於此者。

李仙、杜聖、固已。李則曰。我志在刪述。輝垂映千春。杜則曰。別裁僞體。親風雅。遐哉邈矣。學語仙聖語。當思仙聖胸中何所有。有仙聖胸中所有。稱心而言。不已足乎。明道夫子曰。周南召南。如乾坤。聖人且訓伯魚爲之。於虛第誦之。仰而見光。俯而見土。以遊以嬉。樂莫大焉。

易取象。詩譎諫。猶之寓言也。但取象如詩之有比。譎諫則不必於象。第以經解經。有離合矣。固而求之。風人其僮父乎。

太白有云。將復古道。非我而誰。古道必何如而復也。三百後有補亡。離騷後有廣騷。反騷。蘇、李、贈答古詩。十九首樂府後。有雜擬。非復古也。勦說雷同也。三百後有離騷。離騷後有蘇、李、贈答古詩。十九首。蘇、李、贈答古詩。十九首外。有樂府。後有建安體。有嗣宗詠懷詩。有陶詩。陶詩後有李、杜。乃復古也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。或且患其流而塞其源。病其末而刈其本。蒙竊惑焉。夫古道何爲其不可復也。

詩以寄興也。有意爲詩。復有意爲他人之詩。脩辭不立其誠。未或聞之前訓矣。蔡中郎曰。諸生競利。作者鼎沸。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。下則連偶俗語。有類俳優。或竊成文。虛冒名氏。雖言辭賦。厥後詩之仿效。亦莫不然。蓋競利者如彼矣。子雲作賦。常擬相如以爲式。尋以爲非。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。於是輟不復爲。而大覃思。渾天作元文。桓譚以爲文義至深。而論不詭於聖人。前之擬相如賦。猶不寄興之詩也。競利也。後之作元文。猶寄興之詩也。非競利也。孔子曰。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

夫物之無益於人者。人弗貴之矣。史稱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。以爲卜筮者賤業。而可以惠衆。人有邪惡是非之閒。則依蓍龜爲言利害。與人子言依於孝。與人弟言依於順。與人臣言依於忠。各因勢道之以善。從者已過半矣。然則詩之能益人。亦何閒於窮達哉。知此。庶乎其道尊。

有形無神者。無論己形神離合之故云何。陶貞白有言。凡質象所結。不過形神。形神合時。則是人是物。形神若離。則是靈是鬼。其非離非合。佛法所攝。亦離亦合。仙道所依。今問以何能而致此。仙是鑄鍊之事。極感變之理通也。鑄鍊云何。曰以藥石鍊其形。以精靈瑩其神。以和氣濯其質。而以善德解其纏。則其本也。詩之鑄鍊云何。曰善讀書。縱遊山水。周知天下之故。而養心氣。其本乎。感變云何。曰有可以言言者。有可以不言言者。其可以不言言者。亦有不能言者也。其可以言言者。則又不必言者也。

函牛之鼎。一旦立之以烹雞。多汁則淡而不可食。少汁則焦而不可熟。大器之於小用。固有所不宜也。太白曰。寄興深遠。五言不如四言。七言又其靡也。況束之以聲律。不幾如俳優哉。蒙亦謂近體有止境。古體

無止境。君子之於學也。爲其難者而已。

不佇興而就。皆迹也。軌儀可範。思議可該者也。有前此後此不能工。適工於俄頃者。此俄頃亦非敢必覲也。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。太虛無爲之風。無終始之期。列子有待之風。登空汎雲。一舉萬里。尙何有迹哉。武帝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。爲邢夫人來前。尹夫人前。見之曰。非邢夫人身也。此不足當人主矣。於時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。獨身來前。尹夫人望見之曰。此真是也。於是乃低頭俛而泣。自痛其不如也。誦古人詩。不可惜其故衣。獨身來前時。然佳人不同面。美人不同體。李夫人之於邢夫人。夷光、鄭旦之於李夫人。同不同未可知也。

同林異條。異苔同岑。君子以同而異。且迫而視之。有湍際不可得見。指揮不可勝原者。必曰其源出於某。此詩品之皮相也。曩遊天台歸。人問其勝。答曰。山不類山。水不類水。人類仙。物類靈。坐有人曾遊雞足山。曰。竟類雞足山。夫天台誠不必不類雞足山。雞足山斷不類天台。而爲雞足山。其同焉者。則山水人物之性也。其性之不同。而歸於同。而亦無害於不同焉者。則天地之大也。荔枝似龍眼。似之似也。似江瑤柱。不似之似也。不靳其似。正不靳其不似也。

古有一代偉人。不必以詩名者。有博涉多通。不必以屬詠自娛者。有工詩。不必備體與求多者。有傳世千百年。猶難求其歸趣者。

漢魏之詩。所謂天下之馬者。若滅若沒。若亡若失。晉、宋而降。雖有逸影之迹。永繫幽冥之阪。

或問詩至靖節。色香臭味俱無。然乎。曰非也。此色香臭味之難可盡者。以極澹不易見耳。太平之世。風不鳴條。雨不破塊。雷不驚人。電不眩目。霧不塞望。雪不封條。陰陽和也。和氣之流。必有色香臭味。雲則五色而爲慶。三色而成喬。露則結味而成甘。結潤而成膏。人養天和。其色香臭味亦發於自然。有三百之和。則有三百之色香臭味。有靖節之和。則有靖節之色香臭味。

前人謂孔氏之門。如有詩。則公幹升堂。思王入室。景陽潘陸。自可坐於廊廡之間。噫。是何言也。以漢之樂府古歌辭升堂。十九首入室。廊廡之間。坐陶杜庶幾得之。

漢詩之於二南。猶春秋時之魯魏。猶齊陶詩。猶漢之文帝。雖不用成周禮樂。尙時時有其遺意。

遊山水無本。雖模山範水道。不存焉。陶貞白尋山誌曰。倦世情之易撓。迺杖策而尋山。得志者忘形。遺形者神存。元雖遠。其必存。累無大。而不忘。物我之情。雖均。因以濟吾之所尙也。謂萬感其已會。亦千念而必諧。反無形於寂寞。長超忽乎塵埃。旣靜且壽。貞白似之。康樂雖有冥會。顧身爲車騎將軍之孫。襲封爵。宋受禪復仕。則倦世情之易撓者。無之。已不及貞白之靜。其不免於見法也。則反無形於寂寞。長超忽乎塵埃者。無之。亦自賊其壽矣。淵明田園詩之佳。佳於其人之有高趣也。使淵明遊山賦詩。不知又當何如。至宋之詩人。無隸康樂者。遂與陶竝稱。幸矣。若董江都山川頌。尤獨見其大者。蓋貞白綜析無形者也。江都包括無外者也。考槃之詩曰。碩人之軸。言卷而懷之也。山居之本也。

宜言飲酒者。莫如詩。飲詩人之通趣矣。奈參迹者。殊多焉。七月言酒者二。惟用之於親親尊上而已。此飲

之聖乎。靖節嗜飲。曰有酒斟酌之。又曰。但恨多謬誤。君當恕醉人。昭明所稱情不在於衆事。據衆事以忘情者也。其飲之中行乎。太白則曰。古來聖賢俱寂寞。惟有飲者留其名。放已太甚。殆飲之狂乎。劉阮昏酣。雖曰有託而逃。然乖名教者大矣。何曾責阮籍曰。卿縱情背禮。敗俗之人。曾之責衆皆醉而我獨醒者也。顏延之稱劉伶非荒宴。庾信論其未飲酒反無真氣。二子蓋舖其糟而歎其醜者也。然則太白猶古之狂也肆。劉阮則今之狂也蕩乎。抑之戒曰。三爵不識矧敢多。又殆飲之狷乎。嗣宗所云。委曲周旋儀。姿態愁我腸者。其中或有飲之鄉愿乎。山簡爲南征將軍。出鎮襄陽。於時朝野危懼。簡惟優游卒歲。惟酒是耽。乃下愚不移者矣。

曲寫閨怨。如水益深。如火益熱。非教也。我心匪石。性不可改。不能奮飛。義不可去。實命不猶。命又不可挽。蠶竦止奔。曰不知命也。知命若此。不知命若彼。千古英雄失足。豈不以此哉。

蔡中郎之死獄中。乃王允追怨。子長謗書流後。放此爲黻。謗之流毒若是哉。范蔚宗亦以不得志撰後漢書。至於屈伸榮辱之際。未嘗不致意焉。後竟坐謀反伏誅。雅之變亦有憫時嫉俗者矣。然既出於是非之公。又其忠厚惻怛。雖蒙其訕譏者。猶感激焉。不則失所養。亦喪詩品。其嬰累悔生抑後矣。若夫虞卿窮愁著書。其所言者。乃大易盈虛消息之理。亦善於窮愁者也。董子士不遇賦曰。雖矯情而獲百利兮。終不如正心而歸一善。緣既迫而後動兮。豈云稟性之惟褊。若是更何有於窮愁。考槃之篇曰。永矢弗告。或謂卽陶貞白。祇可自怡悅。不堪持贈君之意。信矣。第後人當知樂且不必言。況不樂耶。悽悽瞽言。敬告山澤之



臚之有怨憤者。

齊、梁、陳、隋之格之降而愈下也。其由來安在。齊之王儉、韓蘭英、先仕宋。劉繪後仕梁。梁之范雲、邱遲、任昉、張率、柳惲、周捨、徐勉、先仕齊。庾信後仕北周。江淹、沈約、先仕宋。齊、陳之陰鏗、徐陵、沈炯、周宏正、張正見、顧野王、先仕梁。周宏讓先仕侯景。徐孝克、阮卓、蔡凝、潘徽、後仕隋。江總先仕梁。後隋、隋之姚察、虞世基、虞綽、王脊、王胄、先仕陳。柳詵先仕梁。李德林、諸葛穎、孫萬壽、先仕齊。于仲文先仕周。何妥先仕梁。及周盧思道、李孝貞、薛道衡、魏澹、先仕齊。及周元行恭先仕北齊。辛德源先仕北齊。及周楊素、崔仲方、先仕周。及梁孔紹安後仕唐。袁朗先仕陳。後唐偶指數之。皆詩人之名級故高者也。嗟乎嗟乎。羣言之長德言也。女事二夫男仕二姓。尙何言乎。晉、宋詩人之失節者。繫豈獨無。顧晉有陶靖節之高趣。入宋終身不仕。又有束皙之沈退。張翰之慮禍。張協之屏居草澤。嵇紹之以身衛帝。劉琨之戴帝室。郭璞之阻逆謀。宋亦有顏延之不受資供。王徽素無宦情。沈慶之盡言諫諍。赫矣遐跡。世教賴焉。齊謝朓不從江祐之謀。王僧祐不交當世。風韻清疎。如孔稚珪微而不就。如顧歡猶有晉之遺風。梁以後如蕭子雲不樂仕進者寥寥矣。陳之狎客。通脫以俳優自居者有之。至隋則晉王廣之弑立。其謀遂出自楊素。此其由來非獨在慕榮利也。蓋廉恥道喪。且有使之然者矣。齊武帝布衣時。嘗游樊鄧。登阼後憶往。歌估客樂曰。意滿辭不斂。猶尙有羞惡之心者。乃導之者有釋寶月矣。若簡文宮體。直寫妖淫。後主男女倡和。極於輕蕩。煬帝且殿腳女千人。迷樓居後宮女數千人。雖所撰飲馬長城窟行。頗存雅正。然有諸內必形諸外。則有江都宮掖諸作焉。夫一變而

爲清談。再變而爲極欲。其病同歸于必斃。顧清談者聽其自斃而已。極欲者又趣之。蟋蟀之詩曰。今我不樂。日月其除。卽曰無已。太康矣。況至于好色而淫耶。好色而淫。則發乎情者不止乎禮義。不止乎禮義。則無廉恥。無廉恥。安得有氣節。以流極之運。加以登高之呼。城中好高髻。四方長一尺矣。蓋聲音發于男女者。易感。風化流于朝廷者。莫大也。特是田野之夫。猶思有清白行。洋洋搢紳。豈獨爲邦鄉所宗。後儒晚學。咸取則焉。縱不克止沸。亦何至厝火于積薪。誦其詩不知其人。斤斤焉。僅斥其詩格卑靡。定爲下品之第。何異向名倡而責之曰。曷不綴道論以自娛。苟展其狂直。以匡益無行。豈不方圓其柄鑿哉。